



葉月辰

徐永大先生自传

永大
徐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脉/徐永大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227-03722-4

I. 叶… II. 徐…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7740号

叶脉

徐永大著

责任编辑 苏吉宁
装帧设计 童年
责任印刷 来学军
策 划 陈全章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浙江省宁波市三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200mm×200mm 1/24
印 张 11.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0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722-4/1·983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一段心灵长路和一条人生经验的长河

荣荣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从宁波的四明山深处出发，到上海，再到台湾，最后于晚年重归故里。他一生都在生意场上打拼，经历各样的变故，他参加过地下党，也入过国民党的监狱，他经历过事业如日中天的成功，也经历过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工厂一夜倒闭的打击。他身处解放初期动荡的台湾，直面正在日益瓦解的道德体系，他需要不断努力、思考，以此赢得更多在生意场上立足的资本，但他也始终恪守着人生的本质：信奉善良和正义，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漂泊于世界各地，却怀揣着一份永久的乡情……

如果生命是一条长河，这条河又流过了多少险滩流过了多少曲折的深谷才汇入大海。

一位老人，坐在时光的门槛上观望他走过的漫长道路，他用并不华丽的语言讲述生命里诸多的起起落落，讲述湖面上的风起云涌以及时间和生活带给他的诸多启示。这个时候，回忆成了神奇的助手，他帮助老人推开了时间的屏障，让很多久远的事件都在笔和纸的相遇中重新鲜活起来，重新跃入我们的眼帘，重新变得切近和清晰。他的讲述因了时间和回忆的缘故变得格外心平气和，那些世事变故，那些人

的商业运营体。我把它看成是传播绿色信息、践行新理念生活方式的新地标。

我是自然环境的热心保护者，同时也是努力创造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土地利用的概念，使我将山庄作了更深层次上的定位，它不仅仅是徐氏家族的，而是甬城人民的。它在我的手中诞生，也会继续在下一代手中勃兴。我知道，下一辈的肩上承载了比父辈更多的责任，让我欣慰的是下一代的视野、知觉和感悟，是我这一代不可比的，毕竟“雏凤清于老凤声”啊！我一个人的梦想，可能仅仅是一个梦想，而众多人的梦想，就会使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我知道这是一场梦想的接力。

金牛山庄未来将更名为神牛山庄，它是永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支柱产业，也是我们徐氏家族，我，我的夫人以及我儿女们共同的人生理想，我和夫人都年事已高，但我的小女亚菲已经接过了我们手中这支理想的火炬。她从异国他乡抛弃一切，毅然来到故土，在未来的路上，所有的善念都将一路传承下去。在世界越来越污浊，人情越来越冷漠的时候，我们希望山庄依然是一个干净温暖的所在。也许很多年后，许多人的生存环境日渐逼仄，生存状况日渐恶劣。于是大家都会寻找一个退路，寻找自己自然的家园，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我想有人一定会想起并且由衷羡慕四明山深处的这个地方。

目录

【序】 荣荣

第一篇 人生脉络

- 01 故乡，我心灵的底气 | 1
- 02 追溯，一个家族的脉络 | 6
- 03 学堂，在年幼的心里埋下灵性种子 | 9
- 04 烽火连三月，四明山中抗击日寇 | 15
- 05 晴天霹雳，父亲惨死土匪枪下 | 25
- 06 少年郎初出茅庐，与土匪头子过招 | 30
- 07 抗战胜利初，乡公所实现不了人生抱负 | 37
- 08 加入地下党组织，进入国民党监狱 | 43
- 09 初闯上海，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年月 | 51
- 10 从上海到台湾，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 59
- 11 台南纺织厂，又一次经营的历练 | 63

- 12 重返台北，三年里五次转业 | 69
- 13 恋爱结婚，岛上筑了我温暖的家 | 72
- 14 侨兴纤维公司，拉开大规模创业的帷幕 | 79
- 15 帮扶表兄，为了实践一次最初的感恩 | 84
- 16 “奇异”染织到“金华”染织，风雨中成长 | 90
- 17 巧捉内贼，一些谈笑，几许感慨 | 96
- 18 壮大中的侨兴公司，风吹雨打劫难丛生 | 102
- 19 几番游说，促成丝绸漂染业的大合作 | 113
- 20 事出股票，人生的潮又一次回落 | 118
- 21 竹子，以及那些竹制三夹板里的梦想 | 123
- 22 宝隆公司，开创岛内PP编织袋工业先河 | 129
- 23 巧取豪夺，怎一个“狠”字了得 | 138
- 24 许多无奈，牵出无数挥之不去的痛 | 144

- 25 命运，我不懂如何向你低下高昂的头 | 152
- 26 商场上的老兵，遭遇滑铁卢后的孤独心路 | 156
- 27 事业惨败，痛苦的阴影如此深重 | 160
- 28 昔日猛虎，变成了屋檐下的病猫 | 166
- 29 甲子新年，一些新的希望悄悄萌芽 | 170
- 30 白手造起新家，希望的星火足可燎原 | 174
- 31 合家香，失败后的人生如日重升 | 178
- 32 两度回乡，新兴变革中的大陆印象 | 181
- 33 北仑建厂，回大陆后第一次创业 | 188
- 34 永达房地产，金融风暴背景下的成功投资 | 193
- 35 二十年前的琐事，现在的大事 | 196
- 36 永记农业公司，探索家乡致富路 | 201
- 37 金牛山庄，一个新农村的梦想模式 | 206

第二篇 心灵轨迹

- 01 故土乡情，生命原初的底片 | 211
- 02 李敏，我心中的女英雄 | 216
- 03 徐永炎，他的光辉照耀我的人生 | 222
- 04 徐宅，一座房子，一些人的沧桑历史 | 226
- 05 一生经营，化作一纸感悟 | 229
- 06 生意如做人，心诚者万事灵通 | 237
- 07 宽容和谦虚，让人生海阔天空 | 242
- 08 几把钥匙，助你打开成功的门 | 247
- 09 孝敬父母，为人子女闪亮的美德 | 252
- 10 一句老话，温暖一生的牵挂 | 256
- 11 身体已老，心灵还想远行 | 260
- 12 未来，激情梦想将触动土地深处的愿望 | 265

故乡，我心灵的底气

故乡是人的生命赖以茁壮的底气。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能走多远，取决于故乡的土地给了我们多少力量。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怀念故乡，怀念那些泥巴一样粗糙的岁月，怀念一条细绳似的常在梦里泛滥的溪，怀念一扇枣木门开启时的声响，怀念一块家门前的石头，一棵栗子树，一条儿时的小黑狗弱弱的叫唤……这一切都成为内心柔软的念想。所以在回忆所能抵达的远方，我想说，故乡是我生命旅程的第一个月台。

我192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章水镇细岭村，当时细岭村约有四五百人口。房屋多以木质结构为主，有一百余间。居民以徐、叶两姓为主，各设有自己的宗祠。后来又从蜜岩村移过来六户姓应的人家，从此徐、叶、应三大家族共同居住在细岭村，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关心，用朴实而真诚的方式构筑着小村的岁月。

故乡人大多以农牧业为生，他们早出晚归，耕种田地，护理山林，希望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更企盼日子平顺，子孙满堂，国泰民安。其中也有一些外出经商者，他们大多数在上海，想在外面开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回报乡里，光耀门楣。

家乡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人们性情温良，不求闻达，也不求一畝暴富。他们之间不会因为重大的利害关系而发生争执，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警察局

和监狱在哪里，也不会因为邻里纠纷无法解决而上法院打官司。他们家庭和睦，儿孙孝顺，能共同面对生活的甜蜜和分担命运的种种变故。他们在山村的一隅，经营着世外桃源般的淳朴生活。

细岭村位于四明山区，四明山是道家和佛家都公认的圣地。道家册封四明山为天下第九洞天，山上有二百八十座山峰连成翠绿的锦屏，是一轴秀丽而典型的江南长卷。四明山脉大俞山峰顶有个“四窗岩”，岩石长相奇特，朝晖夕阴，日光月影，都可以轻捷地穿过四扇天然石窗，让窗内的石洞变得心明眼亮，所以这处奇特的石洞就有了“四明”之称。后来，绵延的群山也因石头而得名——“四明山”。在四明山中，有雪窦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三大佛教名刹。这些古老的寺院，殿阁巍峨，历史悠久，游客络绎不绝，香火常年缭绕。四明山群峰叠翠，姿态各异，让我不得不相信是山的巍峨孕育了故乡人质朴而踏实的心性，也是山的经久不息昭示着生命与自然的日月绵长。

如果光有山，尽管有了威仪和高度，但还是缺少了什么。莫慌，对于一个好地方来说，造物主的安排永远都是那么恰当。

四明山还孕育了宁波的三大江，姚江发源于四明山夏家岭，自河姆渡流入宁波城区。奉化江有多条支流：一支发源于奉化市南面的“四明第一尖”，一支发源于奉化市北面的大公岙，另一支发源于四明山狗头岭岗南面，经溪口、江口流入宁波城区。甬江则接纳两江之细水，流向镇海口，最后汇入东海。环绕细岭村庄的溪水是来自塘地、北溪的山泉，溪水流经周公宅、杜岙、细岭、大皎、蜜岩，与另一支来自余姚县内中村，小皎的溪流汇合，形成皎溪，皎溪流经章水、鄞江，至宁波甬江。溪水千回百转，一路脚步轻柔地从山石间跳跃而过，在它脚步走过的地方，草

返青，鲜花盛开。溪的上游更是水急岩险，但当流到细岭村附近，被村后的大尖峰山挡住，因此水流变得曲折，开始平心静气地由东向西环绕细岭村一周，蜿蜒如龙，景观奇特。溪水自细岭村后，渐渐平缓，不知从何时起，开阔的溪中有了竹筏的身影。一来二去，竹筏竟成为当地山区通向宁波城市的一种主要交通工具。竹筏给过于宁静的山村带来了生气，山里的山货由此运了出去，大蛟也由此成为了一个小型的商埠。流经村中的溪水清冽甘甜，水底的砂石也粒粒可数。鱼群在水中来回穿梭，有时在水底岩石中寻找食物，有时腾空而起，似银箭穿梭；还有水鸭，它们总是成群结队，时沉时浮，它们相互追逐，逍遥自在。孩童们也是溪滩上的常客，他们或在溪中游泳，或捉些小鱼小虾，常常玩到炊烟四起，落日西沉才想起该回家了。

就这样，小村细岭山环水绕。山给了我骨气，而水则给了我柔软的思绪和温和性情。

在村庄左侧，山峰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状若乌龟，头向西，尾朝东，因此命名为乌龟山。从山顶往东眺望，可以看见曾经宁波的象征——天封塔。

村中山上竹林成阴，风光明媚，景色宜人。那里也有我家祖先遗留下来的一片竹山。在我童年时节，我们常常跟随着大人到竹山上去挖笋。

越过乌龟岩山峰，一直往下，山脚便是民国重镇，蒋氏故里奉化市溪口镇。溪口西南向有一座千年古刹雪窦寺，寺得名于奉化境内的雪窦山。沿雪窦山往上，有一高台凌空而筑，名叫妙高台，那是当年蒋介石常去的地方。雪窦山上有千丈岩瀑布，崖顶溪水在锦镜湖汇集后，飞流直下，如轻烟，似薄雾，像白练挂在悬崖间，又如仙女的裙袂遗落到了石壁上。千丈岩一带山川奇秀，地灵人杰。

在玄台岭，距村庄约半公里路程，有两棵巨树，其中一棵是枫树，秋深叶红，树干挺直；另一棵是樟树，枝叶茂密，四季常青。两棵大树并肩而立，像两位历经沧桑的长者。这两棵大树的主干要五六个成年人伸开手臂才能合抱过来。它们的树根露出地面，四处延伸，都可以当作人们休息的天然桌椅了。树枝也十分粗大，有如成人的腰围一般，繁茂的枝叶向四周舒展，好像一顶遮阳的巨伞。这两棵挺拔的大树，平时给过路客人休息纳凉外，但它们究竟在那里默默站立了多少年，却没有人能够知道。玄台岭是细岭村的一大门户，也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南往分水岭约二十公里，北距宁波约五十公里。岭上有一座凉亭，常年有人免费施茶，是项令人感动的善举，路旁有石凳，也有几个摊贩供应水果茶点，是路人过往歇足的好场所。

1939年12月12日，日寇对溪口进行狂轰滥炸，死伤达百余人。蒋经国生母王福梅也未能幸免，在丰镐房后门被炸身亡。蒋经国连夜赶到溪口奔丧，当即奋笔疾书“以血洗血”四字，并令人刻石，以表他的国仇家恨。

抗战胜利之前，宁波早已是浙江省东部的一个商业城市，背山临海，奇拔峻丽，它市井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是浙江东部首屈一指的商埠。宁波境内不但物产富饶，交通更是便利，宁波是陆上沪杭甬铁路的终点，浙东各线公路网以此为中心，水路有余姚、奉化两江到此交汇。作为浙东优越口岸的甬江，更是水深潮缓，自三江口起，迂回曲折，经过鄞县、镇海，从镇海口入东海，不但贯通了内陆各县的水运，畅通了各港口，更与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一衣带水，轮渡往返在朝暮之间。所以历来宁波人都有上海人的老娘舅之称。

宁波有谚语“近山靠山，近海靠海”，宁波面海背山。四明山区内，沃野千里，河川纵横，适宜农牧耕植，因此物产丰富。宁波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竹、木、

炭、棉、麻、茶、手工艺品等。在鄞县章水镇一带，更是以出产“贝母”闻名全国，“浙贝”是国内著名的中药材之一，行销各地。

宁波的港口贸易更是繁荣，宁波人素来以四海为家；向外拓展，遍及全球。他们勤奋俭朴，刻苦耐劳，诚信守渝，性格坚韧，这些都构成了为人称道的甬帮精神。

细岭，这个浙东名城宁波市里的古老乡村，这片热切的土地，承载了我二十三年的青春岁月。我在这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历经腥风血雨的灾难，生活曾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不管身在何处，我都会想念它。在这里，有我历代祖先的文墓，也有先人遗留给我的赖以安身立命的财产。在这里有我的父辈，有我的兄弟姐妹，有我们徐氏家族最初的根。虽然那些古旧的房舍，比不过今日台湾的高楼大厦，虽然那条窄小的归乡路也没有现代都市里柏油路的宽阔。但家乡的屋檐下有我最早的守望，家乡的小路上落下了我最初探索的脚印。

这个昔日的小村，是我一生梦想开始的地方。

细岭，多么温暖的名字，常常在那些月光如水的夜晚出现在我的心里，萦绕不去，像紧紧跟随我的影子。细岭，那里的田野阡陌，林木静静长叶开花，那样的村庄养育了我的童年，并且让我一生都走不出它的注视。

2 追溯，一个家族的脉络

细岭村虽有我们徐姓，但这个姓却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我们的先祖来自一个叫孔岙乡的地方。我是他们的第十四代子孙，在此之前他们全部生活在孔岙。那里面有我从未谋面的徐氏宗亲，而我们住在细岭的徐氏家族每年清明时节，必要备好大批祭品，挑选十几名壮丁，携带大批物品去孔岙扫墓。扫墓场面十分热闹，而且是年年必行，代代相继，风雨无阻。这也算是我们敬孝先祖怀念先祖的一种源自内心的表达吧。

孔岙位于四明山西南六十里地面，大雷山之西，属于现在的鄞州，内有三十六河，但并不见水，其实是潜藏的地下河。据明代宝庆三年罗澹所撰的《四明志》记载：“鄞县四明山西南六十里，并跨越慈溪、奉化二县县境。大雷山之西曰‘孔岙’，属鄞县，有所谓三十六河，虽名曰其河，却不见水，但俯耳听之，则可闻水声汨汨，此谓四明山中之伏流，地下水是也。”

应该说孔岙是我先祖最初生长的地方，在我对孔岙乡作了个大致的了解后，就很有必要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关于自己的先祖和兄弟姐妹的大概情况。虽然现在没有家谱可查，但是我就凭着自己那些残存的记忆，回忆一下那些模糊的脸庞，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缅怀。

我的祖父，明造公，德配龚氏儒人，在世时家境较好，也经常乐善好施，颇有威望，膝下有三男一女。他死后墓建在元台岭，距此仅十几公尺之遥。

大伯父，国乾公，字瑞春，家境富有，虽目不识丁，但办事有条不紊，能力很强，任过当地村长，育有三男二女。

大伯公长子，永潮兄，次子，永品兄，三子，永岱兄，他们都各自先后成家立业，生活安逸。长女嫁往章水镇梅岙周姓人家，次女配嫁往杖锡李姓人家。

二伯父，国坤公，字瑞丰，家庭经济状况平平，育有子女五人，四女一男，子名志根，年龄比我小。长女有弟，嫁与大蛟杨存孝君，次女亲弟，嫁与大蛟杨仁德君，而三女象月，幼女根月，在我离开家乡时，均未成家。

父亲，国震公，字瑞生，生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岁次乙丑农历正月十八日，德配叶氏儒人。母亲叶秋美，生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岁次壬辰农历正月廿三日，是同村的叶氏门弟，叶公廷琛先生之长女。父母养育了我兄弟姐妹未共六人。

我的长兄，永和，生于1910年，岁次辛亥，德配崔氏儒人（章水镇崔岙人士）育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儿。长女香妃，次女芳妃；长子亨如，次子亨章，三子如章，四子如兴。其中长子亨如于1948年随我到台湾。

二哥，永丈，生于1913年。配马氏为妻，二嫂是大干岭人士。育有一子，名亨强；一女，名林飞。

三哥，永鸿，生于1916年，娶妻龚氏，家住半坑，育有两女两男，长女惠飞，长子亨维，次女小飞，次男亨尧。

大姐，仁菊，夫配庄恩华君，家居章水镇长沙潭，姐夫庄恩华在上海亨得利钟

表公司任职，育有一女，名银妃。

妹妹，根菊，生于1934年，夫配马传东君，育有五女一男，长女佩妃，次女佩芬，三女佩浓，四女芬妃，独子飞岳，五女海芬。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关于我们家族的记忆，一方面时间较长，另一方面由于我长期住在台湾，所以对许多事并不十分了解。在没有家谱的情况下，权将这短短几行字化作我绵长的思念吧。对于我的祖父和兄妹，并没阐述他们的具体生活状况与人生历程的详细资料，我对此也知之甚少。我在这里写到孔岙，写到这些名字，主要是让我们的后人知道，并且记住这条家族的脉络。这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只是一个家族史，而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我希望我们徐家的后代能有个大概的印象，就如我那样，虽然时间飞快流逝，一些人一些事都已不存在，但我还是会时常想起孔岙，并在许多年后，回到那里，将破败不堪的祠堂进行修缮，也算是对先祖的一种告慰。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悠久的历史不能忘，我们先祖的根源不能忘。就如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后裔，这是我们灵魂的烙印。而我是细岭人，我的祖先是孔岙人，我还能零星地想起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不管是祖辈还是兄妹。我希望我们的后人也能牢牢地铭记。

3 学堂，在年幼的心里埋下灵性种子

我七岁入学，启蒙老师叶廷璋是我的外祖叔。他老人家曾毕业于上海中西书完。他接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放，学识渊博。中英文都很精通，他的教育方法与一般的传统教育有所不同。在旧社会中，他是村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曾担任鄞江桥养正、章水镇启明等学校的校长多年，后来因村里人的要求，请他到自己家乡来执教，培养家乡子弟。在他到来后，细岭村正式成立了培德小学，接受他所的教育方式。当时培德小学还没有正式的校舍，便借读于徐氏宗祠。他老人家首先推行新式教育，并且在当时就教国语发音，教读拼音等。他对地方上的教育贡献很大，所以地方人士对他老人家极为敬重。

在我求学时代，我因读书用功，刻苦勤奋且天资聪明，所以成绩名列前茅，不仅得到老师和全班同学的赞誉也得到了父母及亲朋好友的赞许。当时我们家里的孩子入学年龄是八岁。而我提早一岁就上学了，记得我第一天上学时，由父母陪同，携带着香烛、茶果、汤圆等一大堆物品，登记注册后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我看见老师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孔圣人的画像，我们再点香焚烛，跪拜了孔夫子，并兼拜了老师。在这一仪式完成后，就算被老师正式收为门生了，然后再把带去的物品分赠些给其他同学，我们也就成为同学了。再后来，我到了书房里学习描红，由老师